

# 卷四下

書名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撰者 漢 趙岐 注, 宋 孫奭 疏  
 卷 卷四下  
 內容分類 經-四書-孟子-宋  
 索書號 貴重-1  
 編號 A 393200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

名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

之魏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梁

王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

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間師也魯

衛靈公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 39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孟子註疏

正

註疏解經卷第四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自齊葬於魯友於齊止於嬴充虞曰前日不知

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

木若以美然註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嬴

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敦匠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急

木若以泰美然也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

**心** 孟子言古者棺槨厚薄無尺寸之度中古謂周

公制禮以來棺槨七寸槨薄於棺厚薄相稱相得也

從天子至於庶人厚薄皆然但重累之數墻髮之飾

有異非直爲人觀視之美好也厚者難腐朽然後盡

於人心所不忍也謂一世之後孝子更去辟世是爲

人盡心也過是以往變化自其理也不得不可以爲

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

何爲獨不然註悅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

五制所禁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喪

而用之禮喪事不外求不可藉貸而爲悅也禮得用

之財足備之古人皆用之我何爲獨不然不然者言

其不如是也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校

乎註校快也棺槨敦厚比親體之變化且無令土親

膚於人子之心獨不快然無所恨也吾聞之君子不

以天下儉其親註我聞君子之道不以天下人所得

用之物儉約於其親言事親竭其力者也論語曰生

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可謂孝也已疏孟子自齊葬

於魯至不以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  
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沈同齊大臣自以私情

問非王命也故曰私子噲燕王也子之燕相也孟子  
曰可者以子噲不以天子之命而擅以國與子之子  
之亦不受天子之命而私受國於子噲故曰其罪可  
伐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  
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  
異於是子謂沈同也孟子設此以譬燕王之罪齊  
人伐燕沈同以孟子言可因歸勸其上伐燕

曰勸齊伐燕有諸

有人問孟子勸齊王伐燕有之

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

也

孟子曰我未勸王也同問可伐乎吾曰可彼然

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

則可以伐之

彼如將問我曰誰可以伐之我將曰

為天吏則可以伐之天吏天所使謂王者得天意者

也彼不復問孰可便自往伐之矣今有殺人者或問

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

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

勸之哉

今有殺人者問此人可殺否將應之曰可

為士官主獄則可以殺之矣言燕雖有罪猶當王者

誅之耳譬如殺人者雖當死士師乃得殺之耳今齊

國之政猶燕政也不能相踰又非天吏也我何為勸

齊國伐燕國乎沈同以私問曰至何為勸之哉

聖賢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王道之正者也沈同齊之

大臣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歟孟子曰可子會不

得與人燕子之名也言沈同非王命以其私情自問孟

子曰燕王可伐之歟孟子曰與其國於子之也蓋以

燕王不得天子之命而受燕國於子之也蓋以

得天子之命而受燕國於子之也蓋以

以伐之也有仕於此而

子悅之也吾子謂沈同也言今有為之仕於此齊國而

子喜悅之為士者又無王之所命而私自受爵祿於子

爵夫為之者今燕王所以為可伐之罪何以有異於

則可矣否乎今燕王所以為可伐之罪何以有異於

此齊人伐燕者以其沈同問以孟子之言為燕可伐

於是歸勸齊王而伐之或問勸齊伐燕是有諸者言有

人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

之也者孟子曰可伐之歟我應之曰可彼為天吏則可伐之



孟說四

四

四

孟說四

四

四

復問誰可以殺之我則將應之曰為士師主獄之官  
則可以殺之矣今以齊國之政亦若燕之政是皆有  
燕之罪以燕伐燕我何為勸齊王以伐燕乎以其燕  
之雖有其罪亦當王者則可以誅之耳○子會燕  
王也子之燕相也○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易王立  
十二年子之燕噲立噲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  
其相子之為婚噲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  
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  
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於  
是燕王大信子之之謂堯賢者讓天下於許由不如  
以國讓子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燕國讓子  
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燕國讓子  
於子之亦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  
國事皆决於子之大重於是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  
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齊王因令章子  
將五都之兵以伐燕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凡此  
是其事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正義曰此



樂立司馬之官掌九伐之法諸侯不得制禮作樂賜弓矢  
然後專征伐是禮樂  
征伐自天子出也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燕人畔不肯歸齊齊王

聞孟子與沈同言為未勸王今竟不能有燕故慙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

惡是何言也陳賈齊大夫也問王曰自視何如周

公仁智乎欲為王解孟子意故曰王無患焉王歎曰

是何言言周公何可及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

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

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賈欲以此說孟子也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  
問之也曰古聖人也  
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  
曰然  
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  
謬誤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孟子以為周公雖知管叔不賢亦必不知其將畔周

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賈欲以此說孟子也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

問之也曰古聖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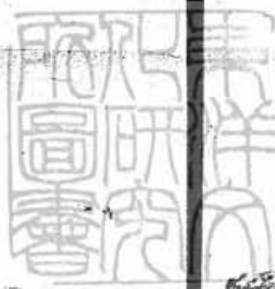
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

曰然

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

謬誤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孟子以為周公雖知管叔不賢亦必不知其將畔周



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親  
親之恩也周公之此過謬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  
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  
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  
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君子也周公雖有此過乃誅三監作大誥明勅庶國  
是周公改之也今之所謂君子非真君子也順過飾  
非就為之辭孟子言此以譏賈不能匡君而欲以辭  
解之  
燕人畔至又從為之辭正義曰此章言聖  
人親親不文其過小人順非以諂其上者也

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親

親之恩也周公之此過謬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

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

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

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君子也周公雖有此過乃誅三監作大誥明勅庶國

是周公改之也今之所謂君子非真君子也順過飾

非就為之辭孟子言此以譏賈不能匡君而欲以辭

解之

燕人畔至又從為之辭正義曰此章言聖人親親不文其過小人順非以諂其上者也



不圖書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與沈同言未嘗勸王皆離畔不肯  
歸齊王曰聞孟子與沈同言未嘗勸王皆離畔不肯  
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乎賈欲以此解王故問之以  
夫也言於齊王以為無用憂患慙於孟子也且王自  
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乎賈欲以此解王故問之以  
此大聖人安可得而不及之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  
以殷畔公未之使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之是不智也  
仁智周公未之使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之是不智也  
言陳賈謂周公使管叔背畔之心而復使為監是周公不  
仁也周公不知管叔將有背畔之心而使之為監是周公不  
周也周公不知管叔將有背畔之心而使之為監是周公不  
盡而况於齊王乎賈請見孟子為王尚未之能  
孟子問曰周公是也何人也賈遂見孟子曰大聖人也  
孟子以爲周公是也何人也賈遂見孟子曰大聖人也

蓋以殷畔也而有誦賢又問孟子以謂周公使管叔  
之也以謂周公之也曰周公欲背畔故使之為監與賈又問  
之也以謂周公之也曰周公欲背畔故使之為監與賈又問  
知也孟子答之以管叔將欲背畔故使之為監與賈又問  
人且有過與賈又問之如不知管叔將背畔然則聖  
尚且有過與賈又問之如不知管叔將背畔然則聖  
亦宜乎孟子曰周公之弟也管叔也周公之弟也管叔也  
將念是周公之兄也故亦望之是則周公之弟也管叔也  
叔念是周公之兄也故亦望之是則周公之弟也管叔也  
不亦宜之也今以親親之故不得然之辭者孟子又言古  
過則改之也今以親親之故不得然之辭者孟子又言古  
之君子如周公雖有此過然而乃能誅三監作大誥  
以明勅廢國則周公雖有此過然而乃能誅三監作大誥  
子有過則順而不改之及其君也民皆過也如日月之  
蝕焉民皆得而知之及其君也民皆過也如日月之  
今之君子豈徒順其過而不改之及其君也民皆過也如日月之  
言辭以文飾其過耳孟子所以言此者以其欲復陳

賈不能臣正齊王之過又從為此周公管叔之辭順其王之過而文之也○燕人畔王聞孟子與沈同言○正義曰此蓋前段案史記世家言之詳矣○誅三監作大誥明勅庶國○正義曰案尚書大誥篇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孔安國云三監管蔡商是也言作大誥以誥天下又案史記云周公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滅蔡叔收殷餘民

孟子致為臣而歸辭齊卿而歸其室也王就見孟子

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謂未來仕齊也遙聞孟子

之賢而不能得見之得侍同朝甚喜來就為卿君

臣同朝得相見故喜之也今又棄寡人而歸今致

為臣棄寡人而歸也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不

知可以續今日之後遂使寡人得相見否乎對曰不

敢請耳固所願也孟子對王言不敢自請耳固

心之所願也孟子意欲使王繼今當自來謀也他日

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

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

齊臣也王欲於國中而為孟子築室使教養一國君

臣之子弟與之萬鍾之祿中國者使學者遠近均也

矜敬也式法也欲使諸大夫國人皆敬法其道盍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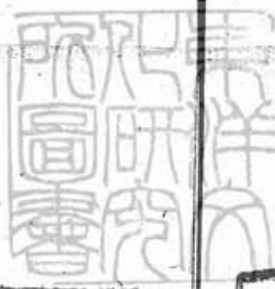
不也謂時子何不為我言之於孟子知肯就之否時



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註陳子孟子弟子陳臻也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盍斂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註孟子曰如是夫時子安能知其不可乎時子以我爲欲富故以祿誘我我往者饗十萬鍾之祿以大道不行故去耳今更當受萬鍾是爲欲富乎距時子之言所以有是云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註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爲可就之矣

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言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註孟子解

二子之異意疑心曰齊王使我爲政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其子弟故使我爲卿而與我萬鍾之祿人亦誰不欲富貴乎是猶獨於富貴之中有此私登龍斷之類也我則恥之古之爲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註古者市置有司但治其爭訟



不征稅也賤丈夫貪人可賤者也入市則求龍斷而登之龍斷謂堞斷而高者也左右占視墾見市中有利罔羅而取之人皆賤其貪者也故就征取其利後世緣此遂征商人孟子言我苟貪萬鍾不恥屈道亦與此賤丈夫何異也古者謂周公以前周禮有關市之征也

**疏** 孟子致為臣而歸至自此賤丈夫始矣。命也不為利回也孟子致為臣而歸是孟子辭齊卿而歸處於室也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至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是齊王見孟子辭齊卿而歸於室乃就孟子之室而見孟子曰前日未仕齊卿時聞孟子之賢願見之而不能得見後得侍於我為之卿遂得同朝相見故甚喜之今乃又棄去寡人

而歸處於室我不知可以繼今日之後而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孟子意欲使此王繼今日之後當自來就見故云不請見固我心之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授孟子已往他日齊王又謂其臣時子曰我欲以萬鍾之祿使為諸大夫與一國之人皆有所敬法時子何不為我以此言說之時子因陳子而告孟子齊王之言使陳臻告於孟子也陳子於是因陳臻而告孟子孟子至是為欲富乎是陳子乃以時子所告齊王之言安知其有不可也如使我欲富其祿我乎以辭去十萬之祿而受其萬是以此為我欲其富乎云乎者是不為欲富也孟子欲以此言距時子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季孫子叔之言而心尚欲孟子就之故但言異哉弟欲遂時子之言而心尚欲孟子就之故但言異哉弟

孟子

後錄

子之所聞也子叔疑之亦以為可就使已為政不用  
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至有私龍斷焉者孟子  
又言齊王使已為政之道既以不得用則我亦以辭  
之而止於其室矣又欲以弟子之教而使為卿以  
與我萬鐘之祿人亦誰不欲其富貴乎然此者是以  
亦猶獨於富貴之中私登龍斷之類也以其恥之所  
以言然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至自此  
賤丈夫始矣者孟子又言古之所有易其所無者至自此  
無相貿易耳有司者但治其爭訟而不征稅也以其有  
文夫則必求丘龍裸斷之高者而登之以左也以其有  
見市中有利罔羅而取之入皆以為賤丈夫焉故後  
世亦從而征取其市中之稅以其所以征商之稅於後  
世者亦自此賤丈夫登龍斷而罔市利為之始矣故  
曰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周禮有司關  
關市之征正義曰此蓋前篇說之詳矣此不復說

季去齊宿於晝有欲有為王留行者  
晝齊西南近

也孟子去齊欲歸鄒至晝地而宿也齊人之知孟

子者追送見之欲為王留孟子行坐而言不應隱几

而卧客危坐而言留孟子之言也孟子不應答因

隱倚其几而卧也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

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齊敬宿素也弟子素

持敬心來言夫子慢我不受我言言而遂起退欲去

請絕也曰坐我明語子孟子止客曰且坐我明告

誣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

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往者



魯繆公尊禮子思子思以道不行則欲去繆公常使  
賢人往留之說以方且聽子爲政然則子思復留泄  
柳申詳亦賢者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二子常有賢  
者在繆公之側勸以復之其身乃安矣子爲長者慮  
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長者老者也孟子年老故自稱長者言子爲我慮不如子思時賢人也不勸王使我得行道而但勸我留留者何爲哉此爲子絕我乎又我絕子乎何爲而愠恨也  
去齊至絕子乎。正義曰此章言惟賢能安賢智能去齊宿於書

欲爲王留行者晝齊之近也言孟子去齊欲歸鄭  
至晝而宿齊人見之有欲爲王留行者也坐而言不  
應隱几而卧言爲王留行者老坐而說留孟子之行  
言孟子乃隱倚其几但卧而不應答也客不悅曰弟  
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客  
爲王留行者也齊敬也宿素也言客見孟子不應答  
其言但隱几而卧馬遂欲退乃曰弟子素齊敬其心  
而後方敢言留夫子之行夫子乃卧而不聽其言  
自今請絕於此後勿復更敢見夫子矣曰坐我明語  
子孟子遂止客且坐言我分明言告於子云自昔繆  
公至長者絕子乎是皆明告之言也言往日魯國繆  
公無人於子思之側以導達其意則不能安子思泄  
柳申詳無人於魯繆公之側以稱譽其賢則泄柳申  
詳不能安其身以其子思之於繆公師道也非求容  
者也故繆公無人於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  
申詳之於繆公臣道也則求容者也故無人於繆公  
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今孟子所以言此者是謂齊之  
士不能爲王謀安於孟子未去之前逮至出晝然後



方為留行此所以也。凡卧而不答也。齊之留行之士不知以此但以為孟子不應遂不悅而請勿復見。如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

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書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祿也尹士與論者言之

孟子不知則為求祿濡滯淹久也既去近留於晝三

日怪其淹久故云士於此事則不悅也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予以尹士之言告孟子也曰夫

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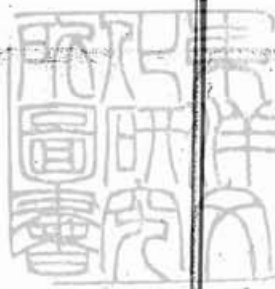
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孟子曰夫尹士安能知

我哉我不得已而去耳何汲汲而驅馳乎予三宿而

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

反予



矣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浩  
然心浩浩有遠志也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  
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  
改之予日望之孟子孟子以齊大國知其可以行善政  
故戀戀望王之改而反之是以安行也豈徒齊民安  
言君子達則兼善天下也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  
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覓於其面去則窮日之  
力而後宿哉我我豈若猶猶急急小丈夫恚怒其君而  
去極日力而宿懼其不遠者哉論曰悻悻然小人哉

言已志大在於濟一世之民不為小節也尹士聞之

曰士誠小人也尹士聞義則服故曰士誠小人也

孟子孟子去齊至士誠小人也正義曰此章言大德

也孟子去齊者言孟子去齊而歸鄒也尹士語人曰

至士則茲不悅尹士齊人也尹士見孟子去齊而宿

於晝乃語人曰不知齊王不可以為湯武之王則是

且自鄒至齊而為仕則是不行其道故復去而歸然

里之遠而見齊王不遇不行其道故復去而歸然

三宿而後方出晝而行是何其滯滯淹久也我則以

此不悅之也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為孟子弟子也

高子以此尹士語人之言而告於孟子曰夫尹士惡

知予哉至而後宿哉孟子答高子以謂夫尹士者安

齊王不得行其道故去豈我心之所欲哉我不得已



孟子卷之十四



而去之矣我三宿而後出畫邑而行於我心尚以為  
急速也齊王如能改之使我得行其道則必反留我  
回耳夫出畫邑至三宿而齊不我追而還齊國我然  
後浩浩然有歸志也我雖然有浩然歸之志然而  
豈肯舍去哉王猶可足用為之善政王如用我則  
豈能改而反我我日當望天下之民亦皆安泰矣庶  
小丈夫恚怒其君而去為其諫於君而不受則悻悻  
然心有所怒而見於面容去則極日力而後方止宿  
哉孟子如此所以云然也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尹士聞孟子言之以此故服其義而言於孟子曰  
士實小人也以其不能知孟子之志有如此矣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  
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充虞謂孟子去齊有恨心顏色故不悅也曰彼一  
也充虞謂孟子去齊有恨心顏色故不悅也曰彼一

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  
之則可矣  
彼時前聖賢之出是其時也今此時亦

是其一時也五百年王者興有興王道者也名世次  
聖之才物來能名正於一世者生於聖人之間也七  
百有餘歲謂周家王迹始興大王文王以來考驗其  
時則可有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  
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孟子自謂  
能當名世之士時又值之而不得施此天自未欲

平治天下耳非我之愆我固不怨天何為不悅豫乎

是故知命者不憂不懼與天消息而已矣孟子去

路問曰至吾何為不豫哉○正義曰此章言聖賢與

作與天消息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孟子去齊

充虞路問曰至不充人言孟子歸鄒弟子充虞於路

中問孟子曰夫子若有不悅豫之顏色然前日虞聞

夫子有言君子之人凡於事不怨恨於天不見過於

人也曰彼一時此一時也至吾何為不豫哉孟子答

充虞以謂彼時聖賢之所出是其時也此時今時亦

是其一時也五百年之後必有王者興為於其間亦

必有名世大賢者今自周興太王文王以來已有七

有餘歲矣以其年數推之則過於五百年矣以其時

考之而其時亦可有也今天自未欲平治天下也如

天欲使平治天下則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哉此孟子

所以歸於天命道行與不行皆未嘗有不悅之色

也曰吾何為不豫哉蓋孟子所以言此者以其自

當名世之士而  
又值不得施爾

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丑問古人之過仕而不受祿邪怪孟子於齊

不受其祿也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

欲變故不受也崇地名孟子言不受祿非古之道

於崇吾始見齊王知其不能納善退出志欲去矣不

欲即去若為變詭見非太甚故且宿留心欲去故不

復受其祿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又於齊非我志

也言我本志欲速去繼見之後有師旅之命不得

所圖書

請去故使我父而不受祿耳父非我本志也疏孟子

至非我志也。正義曰此章言祿以食功志以率事

無其事而食其祿。孟子曰此章言祿以食功志以率事

地名也。言孟子去齊乃居於休之地。蓋齊邑下之地

也。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誠然乎。丑以其

孟子曰夫為仕而不受祿。以此問之曰非也。於崇吾得

王至非我志也。然我於崇之地我非始見於齊王亦非

古之道如此也。然我於崇之地我非始見於齊王亦非

王不能納善。故退而有去之心。又其不欲遠變為苟

去故於祿有所不受也。無他以其道不行不敢無功

而受祿也。已既去而齊王續以賓師之命而禮貌之

故由足為善。遂不敢請去。是以父留於齊非我之志

也。但不得已而已矣。

已而已矣。

已而已矣。

已而已矣。

已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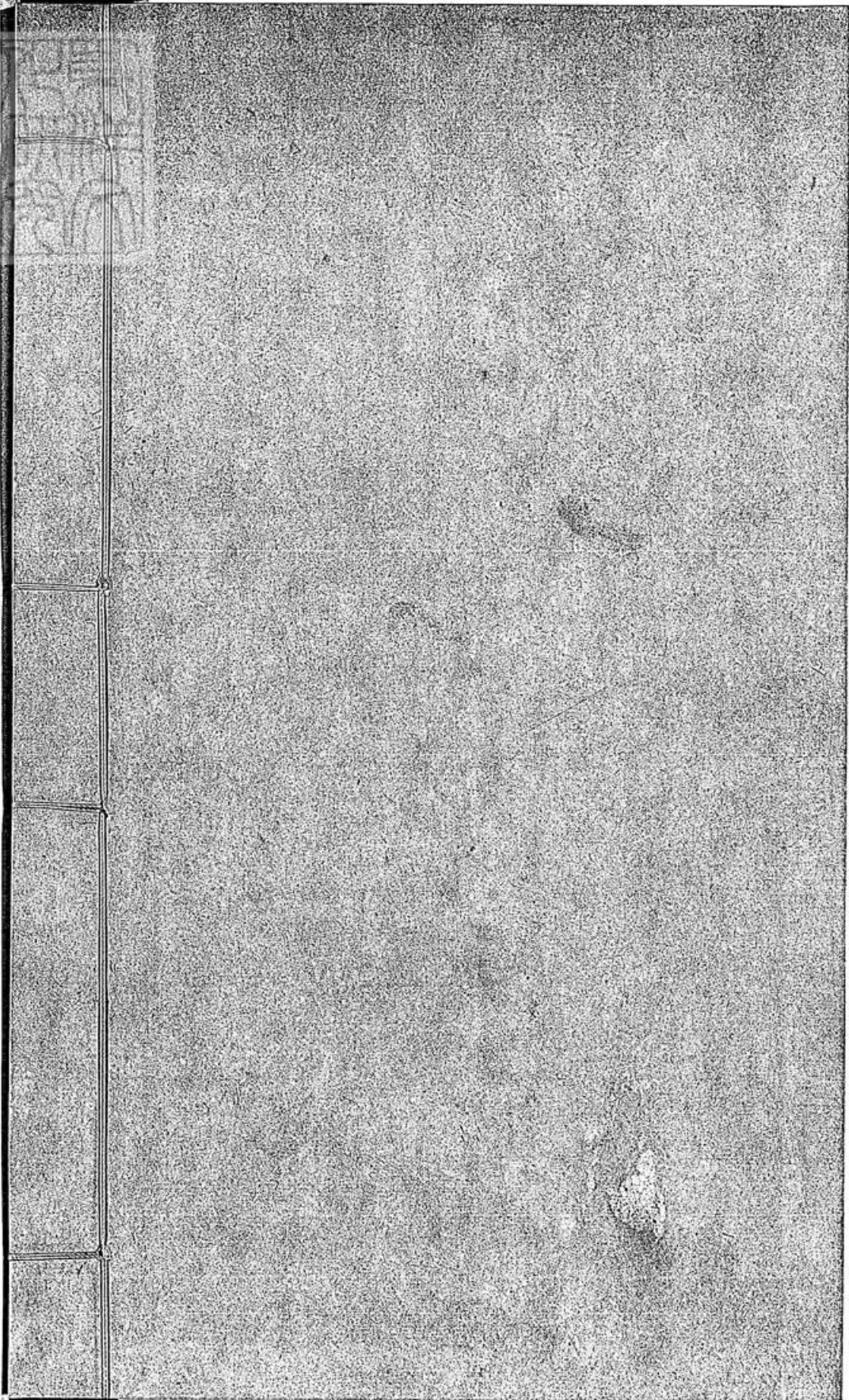
已而已矣。

已而已矣。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四下



所  
圖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